

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 《红楼梦》里每一场雪，都不是无端下起

2021年立冬的那场初雪，昼夜未停，我们都看到了来自故宫的照片：巍巍丹宸，遍覆莹白。

诗意的颜色对比，瞬间可让人穿越六百年故宫回到“清宫”。古今同赏此色，写成于清代的《红楼梦》，里面同样描述了一场著名的大雪，这场大雪拥有一个太过艳丽的回目：琉璃世界白雪红梅，脂粉香娃割腥啖膻。

以其艳丽和剔透，映照出最终“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孤寂。越是曾经热烈相处，越是分离后更显萧索。

大雪从贾宝玉兴奋的眼睛中所发现，那日他心中因存了事，“天亮了就爬起来，掀开帐子一看，虽然门窗尚掩，只是窗上光辉夺目，心内早踌躇起来，埋怨定是晴了，日光已出。一面忙起来揭开窗屉，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，原来不是日光，竟是一夜大雪，下将有一尺多厚，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。宝玉此时欢喜非常，忙唤人起来，盥漱已毕，只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，罩一件海龙皮小小鹰膀褂，束了腰，披了玉针蓑，戴上金藤笠，登上沙棠屐，忙忙的往芦雪庵来”。

如此就来到了第五十回“芦雪庵争联即景诗，暖香坞雅制春灯谜”。《红楼梦》里多次写到“雪”，有的是人物名字，有的是如今天的真正大雪，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，这部小说里，没有哪一场雪，是无端端下起。

譬如“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”，说的是薛宝钗家，而《红楼梦》里的第一场雪，出现在第八回，薛家所住的梨香院。在这一回，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和宝钗的金锁首次正面亮相，同时宝、黛、钗三人也首度同框。“早知他来，我就不来了”，黛玉一进门说的这一句，戏谑中带点酸楚，而当我们想到书中的后半部分，宝玉大婚，确实宝姐姐来了，林妹妹已经走了。

宝姐姐的结局也和“雪”密切相连。从宝玉神游太虚境读到的判词，妹妹和姐姐的结局已写得清楚：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初初投奔贾府的雄心壮志已经成空，生下孩子，相公失踪，无论如何，金玉良缘没有赢家。

回到芦雪庵争联即景诗，这联诗，一堆才子佳人，第一句居然给了“文化水平相对较低”的凤姐儿，凤姐爽朗应下，出手不凡，五个字惊艳的不仅是在座看客，还有后世多少读者。

她说：一夜北风紧。（凤姐儿想了半日，笑道：“你们别笑话我。我只有一句粗话，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越是粗话越好，你说了只管干正事去罢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我想下雪必刮北风。昨夜听见了一夜的北风，我有了一句，就是‘一夜北风紧’，可使得？”众人听了，都相视笑道：“这句虽粗，不见底下的，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。不但好，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。就是这句为首，稻香老农快写上续下去。”凤姐和李婶平儿又吃了两杯酒，自去了。这里李纨便写了：一夜北风紧，自己联道：开门雪尚飘。入泥怜洁白……）

安排“机关算尽太聪明”的凤姐说这一句，不但不俗，反而大有深意，是曹公一贯喜欢的伏笔。一夜北风紧，提示的是贾府的冬天已到，不光是指“私自放债且劣行斑斑”的凤姐昔日作为即将无法掩盖，更是荣宁二府累积下的各项因果即将兑现。

难道不是吗，紧接着到了第五十三回，大雪还是没停，都快到了“宁国府除夕祭宗祠”的日子，黑山村的乌庄头乌进孝到贾府来交租了，他交上了一份令人难忘的单子，这个单子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已经背诵过：“大鹿三十只，獐子五十只……”即便如此，贾珍还是不满意，乌进孝就解释了，他们遇到了一场罕见的大雪：“今年雪大，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。”贾府农庄遇到的“雪上加霜”，何止一场单纯的大雪？

也许单纯的，只有最后在雪地拜别父亲、光脚出走的贾宝玉。



■清，改琦《通灵顽石·绛珠仙草》，潘玮倩摄于广东省博物馆。

清代画家改琦 《通灵顽石·绛珠仙草》 纵有木石前盟，终归茫茫大荒

《红楼梦》开头就写道，女娲炼石补天的时候，在大荒山无稽崖，炼成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，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，余下孤零零一块，弃于青埂峰下。青梗谐音同“情根”，石头已经通灵，早早感知了自己是属于“无才可去补苍天”的唯一，那个寂寞怨恨悲哀，可是日日夜夜。

所幸那天来了一僧一道，把它

化作扇坠一般大小，带他进到那温柔富贵乡去体验繁华。当然了，繁华之后是风雪独自归去。

不知几世几劫。终是因果不虚。

所以又有那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一株绛珠仙草，在赤霞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下修成仙女，与神瑛侍者一同下凡，用一生的眼泪报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德。

林清玄： 光头赤足披红斗篷，贾宝玉雪地辞父 给我的感觉不是伤感，而是美

每年总要读一次《红楼梦》，最感动我的不是宝玉和众美女间的风流韵事，而是宝玉出家后在雪地里拜别父亲贾政的一段：

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个清静去处。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，总说即刻开船，都不敢劳动。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侍候，自己在船中写家书，先要打发人起早到家。写到宝玉的事，便停笔。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，光着头，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，向贾政倒身下拜。贾政尚未认清，急忙出船，欲待扶住问他是谁。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打了个问讯。贾政才要还揖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宝玉。贾政吃一大惊，忙问道：“可是宝玉么？”那人只不言语，似喜似悲。贾政又问道：“你若是宝玉，如何这样打扮，跑

到这里？”宝玉未及答言，只见船头上来了一人，一僧一道，夹住宝玉说道：“俗缘已毕，还不快走。”说着，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。贾政不顾地滑，疾忙来赶。见那三人在前，那里赶得上。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那个歌曰：

我所居兮，青梗之峰。我所游兮，鸿蒙太空。谁与我游兮，吾谁与从。渺渺茫茫兮，归彼大荒。

读到这一段，给我的感觉不是伤感，而是美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读《史记》读到荆柯着白衣度易水去刺秦王一样，充满了色彩。试想，一个富贵人家的公子看破了世情，光头赤足着红斗篷站在雪地上拜别父亲，是何等的美！因此我常觉得《红楼梦》的续作者高鹗，文采虽不及曹雪芹，但写到林黛玉的死和贾宝玉的逃亡，文章之美，实不下于雪芹。

男女主角均有来处，在《红楼梦》中继续“木石前盟”。当然了，盟既兑现，且自分别。

改琦（1773—1828），松江（今上海市）人，清代画家。宗法华岳，喜用兰叶描。曹雪芹同时代人。曾画《红楼梦图咏》50幅，镌版行世。目前，《红楼梦图咏》正在广东省博物馆“红楼梦文化展”中展出，而担任展览开篇之职的，正是这页《通灵顽石·绛珠仙草》。

林黛玉焚稿断痴情，中乡魁宝玉却尘缘，都是冷冷清清的一个人，去完成。我觉得当时他俩心中都已如雪洞一样清醒、清明。

纵使缘深，终有一别。

（潘玮倩整理于2021年11月）

.....

我每读到宝玉出家这一段，就忍不住掩卷叹息，这段故事也使我想起中国神话里有名的顽童哪咤，他割肉还母，剖骨还父，然后化成一道精灵，身穿红肚兜，脚踏风火轮，一程一程的向远处飘去，那样的画面不仅是美，可以说是至庄至严了。《金刚经》里最精彩的一段文字是“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”，我觉得这“色”乃是人的一副皮囊，这“音声”则是日日的求告，都是有生死的，是尘世里的外观，讲到“见如来”，则非飘然而去了断一切尘缘不能至。

何以故？《金刚经》自己给了注解：“如来，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。”“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”我常想，来固非来，去也非去，是一种多么高远的境界呢？我也常想，贾宝玉光头赤足披红斗篷时，脱下他的斗篷，里面一定裸着身的，这块充满大气的灵石，用红斗篷把曾经陷溺的贪嗔痴爱隔在雪地之外，而跳出了污泥一般的尘网。